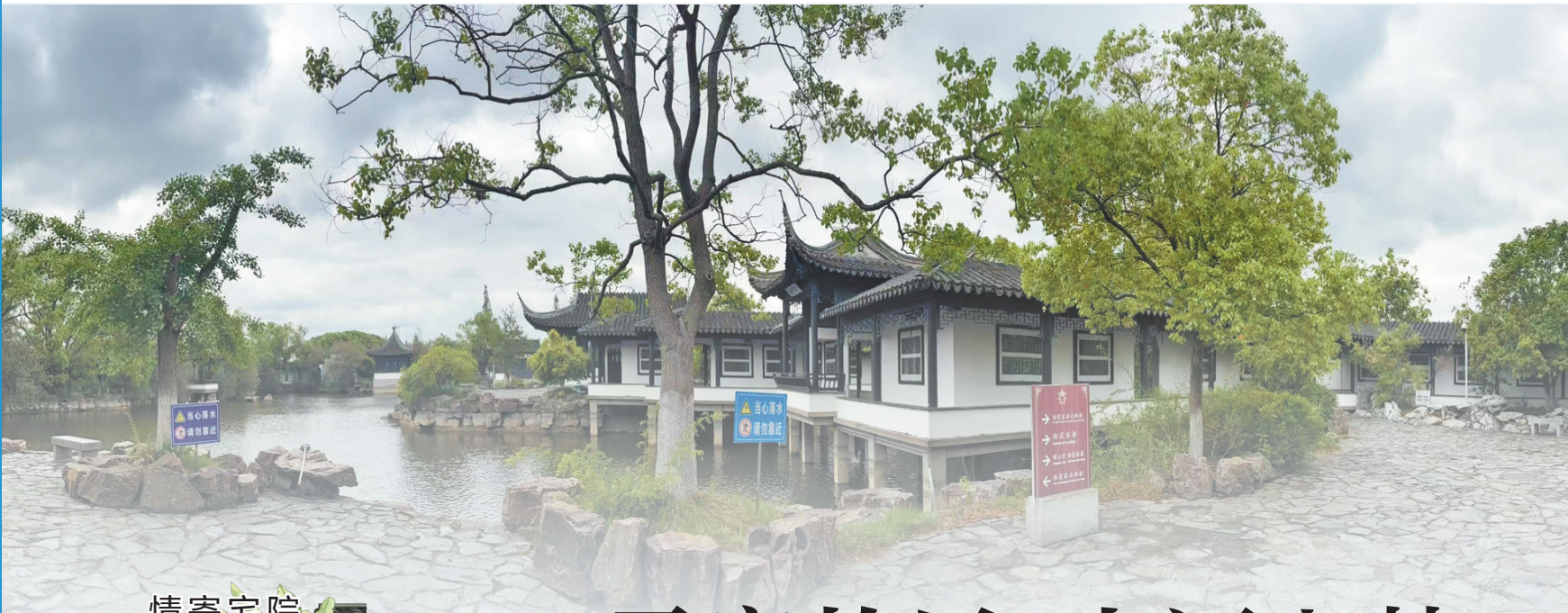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情寄宅院

【编者按】无锡，这座头枕太湖、包孕吴越的千年名城，以3000多年的历史积淀镌刻出独特的江南文脉。从吴文化发祥地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街巷里弄中的老宅旧院，既是历史的见证者，亦是文明的讲述者。如何让沉睡的宅院“活”起来，与当代人共情共鸣？无锡以“百宅百院”活化利用为笔，书写文化传承的创新答卷。

今日起，《无锡日报·太湖周刊》推出“情寄宅院”栏目，以文字为舟、影像为桥，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邀读者与宅院“见字如面”，在文字、图片、音视频的交织中，触摸砖瓦间的历史温度，聆听岁月里的动人故事。首期《霞客故里，山河入梦》将带您走进徐霞客故居，探寻“游圣”笔下万里河山的起点。在这里，旧宅不只是一处空间，更是一段凝缩的传奇、一种精神的延续。

让文化走出“高阁”，让历史照进生活。我们期待与您共同打开这扇时光之门，在古老与现代的碰撞中，寻根、对话、共生，让无锡的宅院故事，成为每个人心中的文化故乡。



## 霞客故里，山河入梦

寻访中国最早的“行者魂”

一座桥，一本书  
一个民族的远行

5月的江南，烟雨洗青瓦，苔痕染石阶。站在江阴南旸岐村的胜水桥边，仿佛能听见400多年前的橹声——那是徐霞客第一次离家远游时，船桨划破水面的清响。这座长约19米、宽不足2米的明代小桥，曾目送一位少年踏上“朝碧海而暮苍梧”的壮阔人生，也默默见证了《徐霞客游记》中那日“云散日朗，人意山光，俱有喜态”的天地清明。

如今，每年的5月19日，总有人会在这里驻足凝望。

自2011年起，这一天被定为

“中国旅游日”，而源头正是徐霞客笔下那页泛黄的游记。有人说，这座桥是中国最早的“诗与远方”起点，因为它托起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脚步，更是一个民族对山河的深情与叩问。

青砖黛瓦间  
藏着一部行走的史诗

穿过题有“绳其祖武”的砖额门庭，徐霞客故居的院落里，时光仿佛凝固。400多年前徐霞客手植的罗汉松依旧苍翠，枝干虬曲如游龙，似在诉说主人“以足为誓，丈量九州”的执念。三进十七间的明式建筑中，陈列着岩溶标本、旅行路线图，以及泛黄的《徐霞客游记》手稿影印件。

最动人的，是晴山堂内76块石刻。当年徐霞客为母祝寿，邀四方文人题咏，将90余篇诗文镌刻于石。如今石上字迹已斑驳，却仍能触摸到明人笔墨间的豪情——他们赞颂的不仅是徐母的慈寿，更是一个儿子以脚步丈量山河、以文字致敬天地的赤子之心。

游圣精神  
山河即信仰

徐霞客的传奇，始于一场“不合时宜”的选择。当世人追逐功名，他却散尽家财，34年间孤身行遍大半个中国。登绝壁、探暗河、溯江源，在瘴疠之地九死一生，却始终“不悔衣带渐宽，唯恐山川未尽”。他的游记不同于历代文人吟风弄月的笔墨，而是以科学之眼记录地貌水文，以赤诚之心拥抱自然万象。英国学者李约瑟惊叹：“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17世纪学者所做，倒像一位20世纪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！”在江

阴徐霞客故居的展厅里，那些泛黄的手绘地图与岩溶标本，至今仍在向世人宣告：真正的旅行，是向大地求知，与山河对话。

跨越时空  
从故居到世界

今日的霞客故里，早已不仅是青砖古瓦的陈列。仰圣园的碑廊蜿蜒250米，135块石碑上刻满《徐霞客游记》的片段。隶书的浑厚、行草的飘逸，与园中流水亭台相映成趣，仿佛将万里山河浓缩于一园之中。每逢春日，总有少年在此临摹碑文，笔锋起落间，游圣的魂魄悄然苏醒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，这座江南小镇正以“霞客精神”叩击时代脉搏。无锡市域快轨S1号线穿城而过，载着各地游客直奔故居；讲解员们用鲜活的故事，让古籍里的文字化作可触摸的温度。当无人机在夜空绘出“霞客故里”的光影，当年轻旅人循着徐霞客的足迹重走滇藏线，古老的行走哲学，正以新的姿态续写篇章。

山河不老  
行者无疆

临别时，夕阳将胜水桥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桥下流水依旧，却早已不见当年孤舟。但徐霞客留给我们的，何止是60万字的游记？那是一颗永不倦怠的“行者之心”——当我们在高铁上穿越秦岭，从无人机视角俯瞰梯田，甚至只是周末踏青时多看一眼岩石的纹路，都是在向400年前那个执灯夜行的身影遥遥致意。

5月19日，不妨来江阴看看。在晴山堂的石刻前读一首明人的诗，在胜水桥上望一望当年霞客远行的方向。或许你会明白：所谓“中国旅游日”，不仅是纪念一个人的出发，更是唤醒每个人心中那片未曾抵达的山水。（韩玲 文/摄）

## 杜泽逊：“王先生是传承者，也是创造者”

国学鸿儒钱基博先生尝言：“吾自讲学大江南北以来，得三人焉。于目录学得王生绍曾，于《文史通义》得陶生存煦，于韩愈文得俞生振楨。”其中所赞之王绍曾，是无锡国专1930年毕业生，后来成为一代国学大师、古文献学家。央视拍摄纪录片《风雨国学魂——寻找无锡国专》期间，创作组两赴济南采访《文史哲》编辑部主任兼主编、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杜泽逊。杜泽逊教授师从王绍曾先生，忆及往昔跟随先生于山东大学从学侍教之事，历历如绘，娓娓道来。以下是杜泽逊教授的口述。

朱圈点墨察后学

王绍曾先生原来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做研究员，1983年，教育部批准成立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，王绍曾先生就调到古籍所转为教授。1985年，我（杜泽逊）考上了山东大学古籍所研究生，当时王先生已经75岁，然学界求贤若渴，故其仍肩负授业重任，古籍所拟荐研究生为其助手。对此王先生慎之又慎，有一天，他把我们的随堂笔记都收了上去，未言其故，数日后发还。有同窗告诉我，笔记本封面左上角有先生画的红圈，4个圈为优，3个圈为良，有两位同学得了4个圈，我是其中之一。我回去看本子，真是4个圈，不仅有朱笔圈点，谬误之处亦皆

批改，这个随堂笔记我至今还珍藏着。

为什么要收随堂笔记？王先生始终没有说。多年后，古籍所副所长霍旭东教授暮年方道破缘由：先生此举，实为考察我能否胜任助手之职，但即便独取一人笔记，所以把所有同学的笔记全部收了上去，看完以后他对我表示满意。能通过这次考察还得益于我在读研究生时，阅读了梁启超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还看了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当中的《司马相如列传》，列传当中收有司马相如代表作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，文中僻字如林，注疏浩繁，多引清人之说。通过读这些书，我知道了很多清朝学者的名和他们的字。王先生上课的时候，会提及不少清朝学者，由于他的江阴口音比较重，比方说四大藏书家中有一位叫杨绍和，王先生说出来音似“羊绕湖”，这类情况比较多，同学们不知道是谁便记不下来，而我知道，所以随堂笔记内容比较全。

我毕业后就留校了，去王先生处报到并做了他的助手。王先生对我非常严格，把给研究生上课的任务交给了我，起初他还不是特别放心，连着来听了3次课，认为可以了就不再来了。

群籍兼修传薪火

给王先生当助手后，我就跟随他编著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，这部书后来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



无锡日报社、梁溪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

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。当时的工作地点是在学校图书馆4楼古籍部阅览室，室中卡片盈架、典籍充栋，王先生虽已皓首苍颜，仍每日登楼伏案，我和另外两位年轻同事天天跟着他。王先生家就在山东大学的宿舍院里，我们下班也要跟到他家附近再分手骑自行车回各自宿舍。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，碰到不会的活王先生都会告诉我们怎么干，有些很基本的材料，像人名大辞典、地名大辞典、历史年表等，原来用得不多，那时候却要天天用，大批量的工具书、古籍原著、历史资料也都高度熟悉了。不仅如此，王先生还带着大家做其他项目，如编写《山东文献书目》《渔洋读书记》等，王先生做事的特点就是齐头并进、多线作战，七八个项目对应多位合作者，所以他每天下班回到家吃好吃晚饭还要继续工作。

王先生有着极强的文化使命感，从来不是简单地做学问。1983年前后他得了肠癌，手术以后也并不知道自己能否治愈，然其以时不我待之精神，

焚膏继晷、笔耕不辍。王先生的生活非常规律和简单，早晨起来就在文史楼南面那条路上打太极拳，幸运的是后来病情没有复发，一直到他97岁过世。做项目同时，他还写了《近代出版家张元济》一书。当年王先生从无锡国专毕业后，校长唐文治先生介绍他去商务印书馆工作，张元济先生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、国学大师。在商务印书馆期间，王先生跟随张元济先生校勘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。《近代出版家张元济》共10万字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王先生抓紧写出来，是想把张元济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的学问、经验、见解传达给后人。可以说山东大学的文献学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先生，他是一位十分关键的传承者，更是一位创造者。

言传身教润无声

王先生晚年，他收到的来信都会给我看，写了回信也要让我看后才发出去。为什么这么做？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实际上是要我学习吧。因为当时已

随笔

## 观《只此青绿》有感

□陈尧明

5月4日，我在苏州湾大剧院观看了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演出的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。此剧由周莉亚、韩真两位著名女性编导为总编导，从《千里江山图》中汲取灵感，通过“展卷、问篆、唱丝、寻石、习笔、淬墨、入画”7个篇章，讲述了故宫青年研究员“穿越”回北宋，见证18岁的天才少年画家王希孟创作巨幅长卷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故事。在五四青年节，观看历史上一个天才少年英杰的故事，是一件十分契合而有意义的事。

此剧2021年8月首演于北京国家大剧院，2022年在春晚亮相，产生了火爆效应，至今已在全国各地演出超过700场。苏州湾大剧院自2021年10月1日—3日的演出后，几乎每年都安排演出，现场反响十分热烈。这次演出结束，鼓掌声不息，欢呼声不断，观众久久不肯离去，演员集体谢幕进行了3次。此情此景，令我十分感慨，联想多多。

一是当代青年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。观众以青少年为主体，观看时专心致志，十分投入。剧场里没有一点杂音，文明程度甚高。《千里江山图》“无名无款，只此一卷；青绿千载，山河无垠”，王希孟这位北宋时期的旷世奇才所展示的巨幅江南风光，使人心灵为之震撼。青少年观众为同样青春年华的神来之笔而倾倒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如此绚丽的瑰宝而自豪，为如此美轮美奂的艺术演绎而亢奋。通过青年王希孟，观众看到了对专注、坚持、精益求精等品质的崇尚和追求。“五一”假期期间，许多城市的青年人排队参观博物馆，这也反映出年轻一代对这种精神境界的向往和敬意。

二是“自古英雄出少年”“少年强则国强”。昔日梁启超在《少年中国说》中写道：“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，少年进步则国进步，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，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。”梁启超是个思想家，也是个大文豪，他对青少年的比喻十分到位：“红日初升，其道大光。河出伏流，一泻汪洋。潜龙腾渊，鳞爪飞扬。乳虎啸谷，百兽震惶。鹰隼试翼，风尘翕张。奇花初胎，矞矞皇皇。干将发硎，有作其芒。”青少年是国之栋梁，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。他们是时代长卷中最灵动的笔触，似清晨穿过薄雾的第一缕阳光，清新而明亮；又像初春破冰而出的溪流，奔腾而激昂。在岁月的长河里，他们以蓬勃的生命力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绚烂篇章。18岁的少年画家王希孟创作《千里江山图》，佐证了他的学习力、观察力、创造力十分惊人，足以成为中国青少年的人生楷模、尊重、引导、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，是关乎国运的一件大事。

三是王希孟的成长也离不开传帮带。天妒英才，王希孟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有限的生命在20多岁就画上了句号，但他的艺术爆发力、创造力影响深远。他的成功，除勤奋和天赋

之外，与当时北宋崇尚艺术创作的氛围，尤其是当朝皇帝宋徽宗是分不开的。在《只此青绿》舞蹈诗剧中，舞台上只展示了一下宋徽宗的瘦金体，对他与王希孟关系的演绎还不够充分。

宋徽宗是个偏爱艺术的皇帝，他的瘦金体、花鸟图尤其是《瑞鹤图》，是中国书画界的经典之作。他创办了相当于皇家美术学院的宣和画院，亲自担任院长。王希孟十几岁时参加宫廷画院选拔，不幸落选，但宋徽宗慧眼识珠，觉得他极具天赋，于是破格将其招至麾下，亲自传授绘画技艺，这为后来王希孟创作《千里江山图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在宋徽宗的指导下，王希孟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便完成了这幅巨作。据史料记载，王希孟完成巨幅长卷后，自我感觉十分满意，便献呈宋徽宗。打开画卷，宋徽宗看到画中峰峦起伏，江河浩渺，山村野市，渔舟唱晚，一笔一画均无败笔，树叶有明暗深浅，长桥河水有起伏波澜，人物穿插活跃于画面，或休闲娱乐，或躬耕劳作，顿时被这幅画深深折服，龙颜大悦，认为此画气势连贯，绵延不绝，实乃中国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，亦契合了他理想中的锦绣河山。皇帝在画作前惊叹：“朕十八岁时，断难画不出此等青翠河山，此方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！”

四是术有专攻，艺术院长治国难。宋徽宗虽然在文化艺术上有所成就，在国家治理上有所建树，但就总体而言是个不称职的皇帝。首先用人严重失察，重用了蔡京、高俅等一批奸臣，这些人把持朝政，排斥异己，结党营私、欺压百姓，导致政治风气日益败坏。他们甚至不惜捏造罪名，导致许多忠良之士被贬谪，如将司马光、苏东坡等共计309人定为“奸党”，杀的杀，关的关，流放的流放，绝不重用，严重破坏了当时北宋的政治生态。宋徽宗对蔡京宠爱有加，还把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送给他。蔡京在该图卷末写了跋文：“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。希孟年十八岁，昔在画学为生徒，召入禁中文书库，数以画献，未甚工。上知其性可教，遂海谕之，亲授其法，不逾半岁，乃以此图进。上嘉之，因以赐臣京，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。”其次在战略上认敌为友。宋徽宗统治时期，军事战斗力薄弱，国防力量空虚，采取“联金抗辽”的战略，每年向金国缴纳一定数量的岁币作为酬偿。岂料灭辽后不久，金国便发动了对北宋的战争，导致了北宋的灭亡，史称“靖康之变”。其三是生活奢靡，财政恶化。宋徽宗喜好收集奇珍异宝，花费大量财力修建豪华宫殿园林，如艮岳等，还在江南兴办“花石纲”。《水浒传》中就有记载，太湖石因其独特的“瘦、皱、漏、透、清、顽、丑、拙”特点，深受宋徽宗喜爱。此风一开，导致江南地区民不聊生，社会矛盾激化，多地农民起义不断，如宋江起义、方腊起义，严重动摇了北宋的统治根基。
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舞剧用艺术反映历史。看一场《只此青绿》，为青春所感染。回顾历史，我们受益良多。

经不时兴用文言文写信了，如何写出中规中矩的文言文信件，需要向老一辈学习。王先生坚持用文言文写信，而且写信的量非常大。1987年，他给了我一部书《张元济友朋书札》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影印线装共两册。书中收录的书信多无标点，且行书难辨，王先生要求我写个书评，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信读懂。我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读这两本书，读不懂的地方就去问王先生，然后写了一条评论，王先生对这篇评论悉心批改，予以嘉许。通过这些事，我对文言文的信怎么写摸着了点门路了。从中也能看出王先生培养学生是有套办法的，不拘于课堂，其法精妙，令人叹服。我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入门也经历了很多，比方说王先生开课要记笔记、看笔记、改笔记，指导写《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》时，派我去安徽看100多部罕见古籍，撰写100多篇目录学书籍的提要，他对学生的培养非常全面，其治学治史理念，实承无锡国专之遗风。

王先生的待客之道也是非常传

统、周全、礼貌的。客人到家，请坐沏茶，告辞时他一定会快走几步去开门，而不是让客人自己开门。他家住一层，开门之后还要把客人送到楼道门外，即便是我这样的学生，他也一视同仁。带我出去参加活动时，他总是这样介绍我：“这是杜泽逊同志，是古籍所的老师。”他并不说我是他的学生。

心灵相承，师道传真。在导师的引领下，杜泽逊开启了近40年的古籍整理研究之路，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，孜孜以求，笃行不怠。作为首席专家，杜泽逊教授目前正在做一件大事——带领团队进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《永乐大典》存卷综合整理研究”工作，矢志在七八年间，重现这部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。杜教授说：“我们的文化建设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它是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张元济先生到王绍曾先生，从王先生到我，从我到现在团队的青年学者和学生，我教给你，你教给他，像接力棒一样，这是学问的传承，更是使命的接力！”（张军）



扫码看专访视频